

劉申叔莊子斟補考述

葉程義

(作者爲本校中文系專任副教授)

摘要

莊子一書，流傳至今，文多訛訛，義有不明。儀徵劉申叔先生，所撰莊子斟補，歷檢羣籍，以讎異同，故解舛訛，亦附正焉。其所發正約數百事，均王俞郭孫所未詮，可謂莊學之功臣也。余以偏愛漆園，經鑽研剖析爲二。一爲匡舊訓之違失，如：榮子卽鉞、顏成爲複姓、指爲意指馬爲白馬、梧非琴瑟、益乃溢省、詰僕爲附、離雜交譌、堅當作固、丘與虛同、且宅情死當作怛怛耗精、於于義似華誣、官卽大德不官之官、柴與棧通、養翔古通、故卽巧故之故、恤卹恤義同、招當訓舉、詰禽爲獲、營周之營、波蓋顏段、搜猶謏稍同小等廿一則。一爲正傳寫之舛譌，如：圖爲徒訛、忘卽化訛、力上有大字、藉措均係籍段、情乃誠段、瓦句當作丸鉤、踉跄當作踉蹌、介兀互訛、兩而字衍文、妄意室中之藏當作意而中藏、二缶爲二垂、跖上挽桀、洛維絡落同義、妹爲末義、若負上挽揭仁義、赴當作仆、置與植同、疏下有草字、殉當作徇、修循互訛、義士當作仁義、祿祿當作錄錄、循當作順、苟當作苟、散乃殺訛等廿五則。藉以闡述先賢學說，未敢效鸚鵡之饒舌耳。

劉先生名師培，一名光漢，字申叔，別號左龔，江蘇儀徵人也。生於清光緒十年（甲申）六月廿四日（陰曆閏五月初二日），逝於民國八年十二月廿日（陰曆九月廿八日）。卒年卅有六，時講學北大，英年夭折，何其不幸歟！曾祖文淇、祖毓崧、伯父壽曾，均以治左氏春秋，有聲於時。父貴曾，亦以經術，名聞東南。三世家學，得集一身，又何其幸歟！

先生少承先業，服膺漢學，廣徵兩漢經師之遺說，以斟馬鄭之異同。其斟正羣書，則演高郵成法；由聲音，以明文字之通段；按詞例，以定文句之衍奪。而又廣搜羣籍，徧發類書，以審其同異，而歸於至當。

先生學無不窺，著作宏豐，今遺書所錄，凡六類七十有四種。莊子斟補，爲其稽古有得，嘗自序云：昔治莊子，歷檢羣籍，兼竦道藏各本，以讎異同，故解舛訛，亦附正焉，計所發正約數百事，均王俞郭孫所未詮也。稿均手錄，行篋未攜蜀都，同好以莊書疑誼相質，因默憶舊說，什獲式式，按次編錄，輯爲一卷，名曰莊子校補云爾。

余自知不敏，惟偏愛漆園，今觀莊子斟補，忻喜若狂，潛心鑽研，剖析爲二：一爲匡舊訓之違失，一爲正傳寫之舛譌。前者二十有一，後者二十有五，得四十有六則。每則標明題旨，正文加注標點，其後復加案語，間有一得，係蒙是書之啓發也；如有未當，深愧學識之謏陋耳。

一、匡舊訓之違失

(一) 以前韓呂紀證「榮子卽鉞」

逍遙遊篇：宋榮子。榮子卽鉞。所云「譽不勸，非沮，定內外，辯榮辱。」卽荀子正論篇所引「見侮不辱」諸旨也。韓非子顯學篇云：「宋榮子之議，設不鬥爭，取不隨仇，不羞圍圍，見侮不辱。」尤與荀卿所引合。蓋幽开二聲，古均通轉作榮作鉞，音實靡別。月令腐草爲螢，呂紀作爲蚘，是其比矣。釋文引李注司馬注，並以宋國人爲釋，失之。

義案：劉氏此論，疑承襲清儒梁玉繩舊說。梁氏曰：宋榮子卽宋鉞。荀子言：宋子見侮不辱。韓子言：宋榮子義不設門。與天下篇言鉞諸語正同。馬敘倫曰：按梁說是也。宋鉞卽孟子之宋牼。榮鉞聲同耕類。禮記月令：腐蟲爲螢。呂氏春秋螢作蚘。說文刑與劉爲轉注字，並其例證。宋榮子，成疏：「子者，有德之稱，姓榮氏，宋人也。」則謬矣。

(二) 以廣韵證「顏成爲複姓」

齊物論篇：顏成子游。釋文引李注云：姓顏名偃，謚成，字子游。成疏亦云：姓顏名偃，字子游。竊以謚字複舉，於詞近贅。廣韵十四清成字注文，以顏成爲複姓，與伯成、務成並證。蓋亦莊書故誼。衡以李說，斯爲善矣。

義案：顏成複姓爲是，徐無鬼篇作顏成子，可證。馬敘倫莊子義證云：陸德明曰：李云：子綦弟子也，姓顏名偃，諡成，字子游。劉師培曰：廣韻十四清以顏成爲複姓，與伯成務成並證，蓋並莊書古誼。馬氏兩說並引，可見疑而未定。

（三）以公孫龍子證「指為意指馬為白馬」

齊物論篇：非指非馬。成疏云：指，手指。馬，戲壽。非也。考之公孫龍子，指馬并爲篇名，所辯之旨，與莊氏所云嘿合，則喻指喻馬，自屬周季恆言，指爲意指，馬則白馬之馬也。莊書之文，當據彼書爲証。

義案：明儒徐常吉曰：公孫龍有白馬指物二篇，莊子蓋據此立論。劉氏之說，疑本乎此。馬敘倫曰：喻當作諭。說文曰：諭，告也。

（四）以德充符天運證「梧非琴瑟」

齊物論篇：惠子之據梧。釋文引司馬注：以梧爲琴。又引崔注云：琴瑟也。今考德充符篇述莊語惠子云：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勞乎子之形，倚樹而吟，據槁梧而瞑。與此文符。槁梧與樹並文，似非樂器。彼篇釋文引崔注：仍以據琴爲說，疑均失之。天運篇云：倚於槁梧而吟，亦非琴及瑟也。

義案：倚樹與據梧對文，則梧亦樹也。馬敘倫曰：據梧事未詳，或謂梧借爲敵。周禮小師：掌教鼓鼗祝敵塤簫管絃歌。鄭注：敵，木虎也。白虎通德論禮樂篇引樂記：木曰祝敵。說文敵下曰：禁也。不云樂器，以控卽敵也。（控梧，皆喉音，故通借。今本說文敵下有「一曰樂器，桎梏也，形如木虎」十一字。段玉裁謂後人妄增，是也。）周禮大司樂注：合止祝敵。釋文：敵，本作梧。成疏：昭文已能鼓琴，何容二人共同一伎？况檢典籍，無惠子善琴之文。而言據梧者，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，猶隱几者也。劉武云：據德充符篇所言，梧義自見；吟旣倚樹，瞑自可據梧，嚴靈峯云：倚樹與據梧二句，實爲一事，嚴說是也。

(五) 以人間世證「益乃溢省」

人間世篇：過度，益也。益乃溢省。上云溢美、溢惡。又言溢之類妄，及无傳其溢。此蒙彼言，因以過度證溢詰。成疏以添益解之，非也。

義案：甲文益，羅振玉以「象皿水以益出之狀」釋之。金文益，林義光以「象物溢出皿上」解之。則益即溢也。馬敘倫曰：益即溢之初文。

(六) 以玉篇「詰僕為附」

人間世篇：適有蚤蚩僕緣。顧野王玉篇系部引而釋之，詰僕為附，厥誼至確。王念孫雜誌說與默符。又如齊物論篇：山林畏佳。顧書山部引作寔崔。天地篇：皖皖然纏繳之中，系部引皖从系，是均六朝故本，釋文缺誌，誼遂佚湮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蚤，本或作蠶。王念孫曰：僕之言附也，言蚤蚩附緣於馬體也。僕與附聲近而義同。大雅既醉篇：景命有僕。毛傳曰：僕，附也。鄭箋曰：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。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：僕，謂附著於人。馬敘倫曰：按僕借為埶，同脣音也。說文曰：埶，益也。緣，借為循。

(七) 以淮南文子證「離雜交謔」

德充符篇：德不形者，物莫能離也。案上云：內保而外不藩。離疑麗段，或係雜訛，物莫能雜，猶刻意所云：不與物交也。淮南原道精神二訓：交並作散。散實殺訛。文字道原：交作雜。足與此旨互昭。又繕性篇：離道以善。淮南叔真作雜道。離雜交謔，斯其驗矣。

義案：成玄英據郭象注「天下樂推而不厭」，謂「斯物不離之者也」。其所見本已如是矣。馬敘倫引劉氏此說，謂「文子原道篇作襍」，可證此「文字道原」係「文子原道」之誤也。又「物莫能離也」，及「內保而外不藩」，校之莊子原文，莫作

不，藩作蕩。

(八) 以郭象注證「堅當作固」

大宗師篇：與乎其觚而不堅也，張乎其虛而不華也。此節文均協均，堅華獨否。竊疑堅本作固，隋籍諱堅改固，唐人復固爲堅，其有故文作固者，亦或例易爲堅，猶宋人於古籍理字，或易爲治也。上文義而不朋。郭云：非朋黨。若不足而不承，注亦明著不承字。此句注云：常游於獨，而非固守。三注相衡，益證堅當作固。又下文悅乎忘其言也。言與世制閉弗協，疑係說訛。

義案：馬敘倫引劉氏此說，謂「此節文均協均」，則此文「均協均」，末均字應作詢，疑涉上文而誤也。與，疑借爲奢，聲同魚類。史記貨殖傳：子贛廢著。弟子傳著作舉，是其例證。說文曰：奢，張也。觚，借爲忝。說文曰：忝，忝大也。華，借爲夸。說文曰：夸，奢也。李禎以郭注觚訓獨，謂所據本必皆作孤，觚爲孤之段借。李說是也。

(九) 以說文證「丘與虛同」

大宗師篇：以德爲循者，言其與有足者，至於丘也。丘與虛同。說文丘字注云：丘謂之虛。左傳昭十二年疏引張衡說云：丘，空也。丘虛二字，古籍互用靡區。至於丘者，猶人間世所云集虛也。郭注云：丘者，所以本，詮訓似乖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循，本亦作脩，兩得。俞樾曰：下文與有足者至於丘也，自作循爲是。說文曰：循，順行也。馬敘倫曰：荀子有坐篇：孔子曰：如埜而進，吾與之如丘而止。此言至於丘，卽荀子所謂如丘而止。說文：丘，土之高。非人所爲也。成疏據郭注謂丘，本也，則非矣。

(十) 以淮南證「旦宅情死當作怛怛耗精」

大宗師篇：有駭形而無損心，有旦宅而無情死。郭注云：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，其情不以爲死。釋文引李本作怛怛

，云驚惋之貌。今考淮南精神訓云：有戒形而無損於心，有綴宅而無耗精。語本莊書。而損耗心精，詞感偶列，勘以郭本，其誼實長。古籍耗，恆作眊，眊死精情，形近互譌，倒書則爲情死。郭据訛本爲釋，遂弗可通。若且宅之詁，李殆近之。淮南作綴，或亦綴字段書耳。

義案：損心與耗精對文，劉說是也。陸德明曰：且宅，李本作怛怛，崔本作輶宅。章炳麟曰：且借爲嬾。說文：一曰傳也。馬敘倫曰：按淮南精神訓，作有綴宅而無耗精，且借爲傳，古讀澄紐歸定，且傳並舌音也。淮南作綴者，古讀知紐歸端，故綴亦可借爲傳也。死字當依淮南作耗，而借爲眊。說文曰：眊，目少精也。情如字。

(四) 以淮南證「於于義似華誣」

天地篇：博學以擬聖，於于以蓋衆。淮南道應訓襲此文云：博學以疑聖，華誣以脅衆。則於于之義，類似華誣。釋文引司馬注云：夸誕貌。說殆近之。淮南齊俗訓又云：矜僞以惑世，抗行以違衆。亦近斯旨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於于，本或作啖吁。蓋，司馬本作善。馬其昶曰：於于當從淮南倣真訓作華誣。馬敘倫曰：於于借爲誇誣，故淮南作華誣。說文奪之重文作夸，是其證。古讀曉谿兩紐，皆淺喉音也。于譌相通者，譌從爲聲，于爲雙聲也。淮南作誣者，于誣聲同魚類。說文曰：誇，誣也。譌，譌言也。蓋，淮南作脅，脅益聲同談類，並借爲規，與規篋史記作擗篋同例。司馬本作善，蓋字之譌。荀子非相篇：功名善於後世。俞樾謂善乃蓋之譌，是其例證。或曰：墨子非儒篇：孔某盛容脩身以蠱世，弦歌鼓舞以聚徒。義與此同。此蓋或蠱之譌。李勉云：案齊物論：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。于喁，隨和之意。此處於于同于喁，謂子貢隨和世俗，媚上歎世，取得顯位以蓋衆。李說雖言之成理，未若劉說之有力也。

(五) 以荀子證「官即大德不官之官」

天地篇：官施而不失其宜。官即大德不官之官。荀子王制篇云：官施而衣食之。旨與此同。成疏以施令設官爲詮，殆按詞生訓者歟！

義案：馬敍倫曰：荀子王制篇：五疾，上收而養之，材而事之，官施而衣食，兼覆無遺。王霸篇：任德使能，而官施之。是官施古多連文，荀子官施，皆館舍之義也。此亦然。官爲館之初文，施舍審紐雙聲。說文曰：館，客舍也。市居曰舍。

(四) 以公羊淮南證「柴與棧通」

天地篇云：以柴其內。又云：內支盈於柴柵。柴與棧通，謂積木圍護四周也，故柴塞並文。柴內者，閑衛其內也。公羊哀四年：柴其下。淮南道應訓：柴箕子之門。柴訓並同，特彼爲實蹟，此爲擬象耳。成疏以柴塞內府爲解，誼似未昭。又外物篇云：柴生於守閑內爲柴，猶云樊也。郭注詰塞，與成同失。

義案：馬敍倫曰：案下文內支盈於柴柵，劉師培謂柴與棧同，是也。說文曰：棧，棚也。柴棧牀紐雙聲。公羊傳：亡國之社，掩其上而柴其下。周禮喪祝注引作棧，是其例證。此柴字，亦借爲棧。

(五) 以月令淮南證「養翔古通」

天運篇：乘雲氣而養乎陰陽。養翔古通。月令：羣鳥養羞。淮南時則訓，作羣鳥翔，是其比。大宗師篇云：而遊乎天地之一氣。讓王篇云：逍遙於天地之間。遊暨逍遙，並即翔誼。天地陰陽，譬詞靡別。淮南人間訓云：翺翔乎忽荒之上。亦其證也。郭注云：言其因御無方，自然已足。成疏云：順陰陽而養物。拘墟本字，似昧古言。

義案：劉說是也。文選東方朔畫象贊注、御覽九二九、困學紀聞一〇引及涵本，乘下有乎字。馬敍倫亦即引劉說，似亦同意。

(六) 以國語知北游證「故卽巧故之故」

秋水篇：無以故滅命。故卽巧故之故。國語晉語云：多爲之故，以變其志。語例正符。郭注云：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。非也。知北游篇：眞其實知，不以故自持。故亦巧故。猶管子心術篇所云：去智與故也。秋水又云：將忘子之故，失子之業。達

生篇云：始乎故，長乎性，成乎命。兩故字，並當訓習，與此弗同。知北游篇又云：汝瞳然如新生之犢，而无求其故，亦與巧故皆別。成疏訓故爲事，亦未當也。

義案：陳壽昌云：有心曰故。似有巧義，與劉說近。馬敘倫引說文曰：故，使爲之也。說同郭注。徐復觀曰：「故，是後起的生活習慣。」則與成疏「人情事故」同矣。

(四) 以詩傳說文證「恤卹恤義同」

徐無鬼篇：若卹若失，若喪其一。釋文云：卹失皆驚悚若飛也。說與下句喪一弗符。列子及淮南道應訓：恤並作滅，然卹無滅訓。又則陽篇云：與世偕行而不替，所行之備而不恤。釋文引王注云：壞敗也。恤訓壞敗，亦於古訓靡徵。竊以卹恤二義，並由恤誼引伸。詩魯頌：閟宮有恤。毛傳云：清淨也。說文訓恤爲靜，蓋靜寂二象相因，若滅若卹，均謂色相妨漠，藏密弗窺，備而不恤，亦謂弗淪於無也。齊物論篇云：其厭也如緘，以言其老洫也。近死之心，莫使復陽也。本書恤卹洫三字，形異義符。義案：御覽八九六引失作泆。陸德明曰：失，司馬本作佚。馬敘倫曰：說文無卹字。列子淮南子作滅，卹滅並借爲忽，同聲脂類，失爲泆省。說文曰：泆，忘也。忽，忘也。

(五) 以國語章注證「招當訓舉」

徐無鬼篇云：招世之士與朝。成疏云：推薦忠良，招致人物之士。訓詞同穴，與本文詞氣不符。招，當訓舉。國語周語云：好盡言以招人過。韋注：招，舉也。舊音招音翹。淮南道應訓：孔子勁杓國門之關。高注云：杓，引也。他籍或作拓關，並係招訛，見孫詒讓札迺。招世之招，亦與招關之招同，謂躋軒治術，使之上臻於善也。以此爲志，則云招世之士，故云與朝。駢拇篇：招仁義，招亦詁舉。說詳俞樾平議。

義案：林雲銘謂招搖於世以自見，王敢謂招求世榮，則望文生義。馬敘倫曰：招，借爲邵。說文曰：邵，高也。或借爲療，聲同宵類。說文曰：療，治也。與爲嫫省。說文曰：嫫，悅也。朝爲廟省，朝廷卽廟廷也。

(A) 以郭注證「詰禽為獲」

徐無鬼篇：且假乎禽貪者器。郭注云：仁義可見，則夫貪者，將假斯器，以獲其志。是郭氏詰禽為獲也。成疏禽獸釋之，迥乖郭旨。

義案：林希逸云：貪如禽獸者，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。奚侗曰：禽貪猶凶貪。易恆卦禽與凶叶韻。說苑說叢篇：盜跖凶貪。馬敘倫曰：按音義出假夫禽貪者器，是陸本乎作夫。成玄英疏曰：必假夫仁義為其器者也。是成本亦作夫。荀子不苟篇：盜跖吟口。王懋竑謂吟口，當依說苑作凶貪。此作禽者，說文禽從今聲也。東侵聲近，故借為凶。此句當屬上讀，乎讀為為，言仁義之行，不獨無誠，將借為凶貪者之器，祛篋篇之義也。

(B) 以營釋「營周之營」

外物篇：視若營四海。營即營周之營，謂匪偏也。郭注云：似營他人事者。立說殊曲。

義案：成疏謂瞻視高遠，似營天下。馬敘倫曰：營或借為窺，同喉音也。說文曰：窺，營求也。

(C) 以書洪範證「波蓋頗段」

外物篇：且以豨韋氏之流，觀今之世，夫孰能不波？惟聖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。波僻並文，波蓋頗段。書洪範曰：人用側頗僻。又曰：無偏無頗。頗跛誼同，蓋自古觀今，不能無偏側也。下云：聖人不僻。謂世有偏側，聖弗與隨。郭注釋上句云：隨時因物，乃平泯也。平泯，文疑互倒，頗即泯平，或郭氏所釋未訛也。成疏以波蕩為誼，亦非郭旨。

義案：馬敘倫引劉說曰波借為頗，復云亦得如字讀。疑而未定也。

(D) 以學記廣雅證「搜猶謏稍同小」

寓言篇：搜搜也，奚稍問也。案搜讀禮學記諷聞之諷，猶區區也。稍問，猶言小問，稍與肖同。方言廣雅肖並訓小。奚稍問者，猶云奚問之小也。郭注云：運動自爾，無所稍問。成疏云：何勞見問。說均未達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搜，本又作叟。馬敘倫曰：奚稍問猶言何消問，即何須問也。消須音同心紐，稍從肖得聲，肖音亦心紐也。說文曰：頽，待也。今通作頽。

二、正傳寫之舛譌

(一) 以古文尚書證「圖為徙訛」

逍遙遊云：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」又云：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。」成疏以「圖度南海」相證，義殊迂曲。案上文兩言徙南冥，此蒙彼言，圖疑徙訛。古文尚書圖作囿，或省作𠄎，與走形近，走訛為𠄎，因易為圖矣。本篇又云：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。文選李注引作而圖南，亦當作徙。

義案：疑本作徙，誤為徒，蓋形似而譌；徒不可解，音訓為圖；徒與圖音同，遂音段作圖耳。馬敘倫莊子義證曰：按上文則將徙於南冥。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注引徙字作圖，可為劉說之證。奚之以九萬里而南為。俞樾曰：而下當有圖字。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，此即承上文而言也。文選江淹雜體詩李注引此正有圖字。按文選謝詩注引「海運將圖於南冥」，江詩注引「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。」由此可證，唐李善所見莊子本，「徙」已誤作「圖」矣。

(二) 以田子方篇證「忘即化訛」

齊物論篇：一受其成形，不忘以待盡。田子方篇作不化。竊以忘即化訛，不化，猶云弗變。下云其形化，即蒙此言。郭注以中易其性為證，易化義符，是郭本亦弗作忘也。成疏云：終不中途亡失。所據訛本，業與今同。蓋亡形近，亡譌為亡，俗本競以忘易之。

義案：嚴靈峯莊子章句新編，日本金谷治莊子本，均依劉說據田子方篇改亡爲化。馬敘倫亦節引劉說，可證已成定論矣。

(三) 以世說劉注證「力上有大字」

大宗師篇：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。世說新語劉注所引力上有大字。據郭注云：夫無力之力，莫大於變化者也。似所釋之本，亦有大字。文選辨命論注引作有力，與今本同。又天地篇伯成子高節，今多挽字，劉注所引其文特完，亦儻書者所宜據補也。

義案：劉說是也。馬敘倫亦節引此說，似表贊同。

(四) 以淮南列子證「藉措均係籍段」

應帝王篇：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，執繫之狗來藉。釋文引司馬注云：藉，繩也。崔注云：藉，繫也。又引李注云：田，獵也。今案天地篇云：執留之狗成思，猨狙之便，自山林來。與此文約同。又淮南說林訓云：虎豹之文來射，猨狙之捷來乍，繆稱訓作猨狙之捷來措。高注云：措，刺也。執以互勘，疑當作猨狙之便來藉，執繫之狗成思。藉措二字，均係籍段。猶列子仲尼篇，牢攬作籍也。思，亦訛字。自山林來，則又誤挽弗可曉。

義案：馬敘倫曰：本書天地篇：執留之狗成思。孫詒讓謂：思爲累誤。是也。此田字疑亦累之爛奪者也。郭象注曰：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。或郭本尚作累字。便借爲論，同音也。說文曰：論，便巧言也。論語曰：「友便佞。」集解引鄭注曰：便，辯也。此借便爲論之證。繫，當依天地篇作留字，借爲颺，音同來紐。說文曰：颺，竹鼠。呂氏春秋土容篇曰：齊有善相狗者，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。葦年，乃得之。曰：是良狗也。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，以告相者。相者曰：此良狗也。其志在獐豕豕鹿，不在鼠，欲其取鼠也，則桎之。其鄰桎其後足，狗乃取鼠。藉借爲藉。說文曰：藉，刺也。淮南繆稱訓：猨狙之捷來措，與此文同。措借爲籍。列子仲尼篇：長幼羣聚而爲牢藉。釋文：藉，本又作措，並其例證。王叔岷云：執繫之狗四字，疑涉天地篇文竄入。虎豹之文來田，猨狙之便來藉。文正相偶。淮南繆稱篇：虎豹之文來射，猨狙之捷來措。（注：措，

刺也。〕詮言篇：故虎豹之彊來射，狡穴之捷來措。說林篇：虎豹之文來射，狡獸之捷來乍。（王念孫云：措與乍古同聲通用，亦籍之借字。）凡三用此文，皆無「執鑿之狗」四字，是其明證。王氏之論，亦可爲劉說佐證。

(五) 以淮南墨子證「情乃誠段」

應帝王篇：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。情乃誠段，猶云所知允實也，故與甚真並文。呂氏春秋具備篇云：三月嬰兒，慈母之愛諭焉，誠也。淮南繆稱訓誠作情，情誠段通，斯其比矣。又墨子尙同篇：情將欲爲仁義。非攻篇：情不知其不義。情並讀誠，說見王念孫讀書雜誌。

義案：馬敘倫亦節引劉說，復云：情誠聲同耕類，後隨文別之。甚爲謹省。說文曰：謀，誠諦也。古書諸言甚者，率謀之省。

(六) 以釋文證「瓦句當作丸鈎」

駢拇篇：駢於辯者，累瓦結繩竄句，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。釋文云：一云：瓦當作丸。又云：句，一音鈎。所引二語，並較衆注爲推。本篇及內外各篇，恆以鈎繩並文，是其徵也。游心二字，當屬下讀。釋文所引司馬崔向說，似均累瓦結繩連讀，以竄句下屬，殆皆失之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瓦，危委反。向同，崔如字。一云：瓦當作丸。句，紀具反。一音鈎。陳壽昌曰：周官考工記廬人：句兵欲無彈。注：句兵，戈戟屬，句音鈎。竄句，作竄鈎解，始與累瓦結繩相類。馬敘倫曰：瓦當作丸，篆文形近而譌。本書達生篇：累丸二而不墜，是其證。丸借爲坑。說文曰：坑，以漆和灰丸而糞也。音同匣紐。竄借爲鍛，聲同元類。說文曰：鍛，小治也。句爲鈎省。王叔岷云：案唐寫本釋文所出「竄句」下有「極辭」二字，當從之。「累瓦結繩，竄句極辭」，文正相偶。「遊心」二字屬下讀。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「竄句籍辭」，亦可證今本之有挽文。王氏之論，亦可爲劉說之佐證。

(七) 以說文淮南證「踳趾當作踳趾」

馬蹄篇：蹇蹇爲仁，踳趾爲義。案踳趾當作踳趾，形之訛也。說文云：蹇，踳也。蹇蹇字同，踳趾爲疾馳之貌，若云奔趨赴義耳。淮南修務訓云：墨子跌蹇而馳千里。高注云：疾行也。跌亦跌蹇，見王念孫雜志。蹇蹇古通，踳趾跌蹇，厥誼靡二。釋文引李注云：蹇蹇、踳趾，皆用心爲仁義之貌，非信詁也。下云：分背相踳。踳亦疾馳。漢書武紀云：馬或奔踳而致千里。奔踳聯語，誼足互昭。又本書兩言火馳，孫詒讓札迻：以火爲分北三苗之北道，云分馳物，云背踳，其旨一也。釋文引李注訓踳，說亦失之。下文又云：而民乃始踳趾好知。踳字亦當作踳，謂民人馳騖外知也。若訓踳爲踳，則弗詞矣。

義案：馬絛倫曰：踳趾疊韻連綿詞，踳借爲蹇。

(八) 以德充符庚桑楚證「介兀互訛」

馬蹄篇：而馬知介倪、闔扼、鷲曼、詭銜、竊轡。介字無誼，介倪，卽兀倪也。易困卦剝，說文作掣剝。鄭注云：當爲倪倪。兀倪、倪倪，僉訓弗安。養生主：惡乎介也。釋文云：崔本作兀，又作兀。德充符：兀者王貽。釋文云：又音界。案篆書兀介字相似。庚桑楚：介者移晝。釋文云：崔本作兀。均本書介兀互訛之例。釋文引崔注云：介出倪倪也。所據亦爲訛本。義案：李頤云：介倪，猶睥睨也。陳壽昌云：介，獨也，馬獨立而怒視也。郭嵩燾云：按成二年左傳：不介馬而馳之。杜預注：介，馬甲也。說文：睥，益也。倪，俾也。言馬知甲之加其身。凡此諸說，亦皆據誤本乎？孫詒讓曰：倪，借爲輓。馬絛倫曰：介者，兀之譌字，兀爲扞省。說文曰：扞，動也。扞，折也。扞扞一字，扞輓，言折輓也。

(九) 以天地在宥證「兩而字衍文」

在宥篇：其居也，淵而靜；其動也，縣而天。釋文云：縣而天，向本無而字。竊以兩而字僉屬衍文。郭注云：靜之，可使如淵；動之，則係天而踳躍。所據亦無而字，蓋天而形近，別本天或訛，而校者並存，復於淵下益而字。今考天地篇云：淵靜

而百姓定。此淵靜聯詞之證。又本篇：戶居而淵默。默靜誼同，中增而字，必弗可通。援是而推，則大宗師篇：子因以求時夜。求字弗詞。釋文云：一本無求字。必當據刪。人間世篇：其大蔽數千牛。數千二字，即蔽牛誤羨之文。成疏謂：江南莊本作蔽牛。亦當據正。至繕性篇：繕性於俗俗學，以求復其初。郭氏所據，業疊俗字，則書有羨文，自昔然矣。

義案：陸德明曰：縣而天，向本無而字。俞樾曰：向本無而字，宜從之。而與天，篆文相似，致誤衍。可爲劉說佐證。馬敘倫曰：淵靜、縣天對文；縣天，義不可通，疑有譌。

(+) 以淮南證「妄意室中之藏當作意而中藏」

法篋篇：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。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。中即億中之中也，文較莊書爲長，莊書疑出後人所改。

義案：馬敘倫引劉說曰：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。意中即億中，意當作誓，文較此爲長，疑此出後人所改。兩者互校，脫意中之意，以及意當作意四字。呂氏春秋當務篇作妄意關內中藏。抱朴子辯問篇引莊周云：妄意而知人之藏者，明也。然則此文必有誤，疑古本莊子如呂氏所引，或作妄意室中。中藏，古書於重文多作二字，傳寫因譌爲之。蓋謂妄意室中，中其所藏，故謂之聖；若徒誓不中，豈得謂聖。淮南作意而中藏，最爲明了，亦足相證。成玄英疏曰：室中庫藏，以儲財寶。又曰：斟量商度，有無必中。是成本正作室中中藏。

(+) 以釋文司馬證「二缶為二垂」

天地篇：以二缶鍾惑，而所適不得矣。釋文云：司馬本作二垂鍾。云鍾注，意也如司馬說，蓋以邊釋垂。逍遙遊篇：其翼如垂天之雲。釋文引崔注云：垂猶邊也，其大如天一面之雲也。然則二垂猶二方矣。二垂鍾惑，謂傾意兩方，故曰所適不得。郭云：各自信據。似與司馬同說。釋文、成疏，均讀鍾爲踵，喪其旨矣。

義案：釋文本、道藏本成玄英疏本、褚伯秀義海纂微本、覆宋本，皆作「垂踵」，則衍應作垂，可證劉說是也。陸德明曰：缶，應作垂。鍾，應作踵。司馬本作二垂鍾。馬其昶曰：說文曰：垂，邊也。二垂者，歧路也。王仲宣詩所謂路垂者也。馬

敍倫曰：垂字是。周禮掌節注：如今郵行有程矣。釋文郵字從垂，作卸誤。禮記王制：郵罰麗於事。釋文：郵，俗作卸。日本抄本玉篇引本書人間世篇，缺銜毀首，缺字作缺。此垂誤爲缶之證。鍾借爲鍾，說文曰：鍾，增益也。

(四) 以成疏在宥證「跖上挽桀」

天地篇：跖與曾史。跖上挽桀字。成疏云：桀跖之縱凶殘。是成疏故本作桀跖也。在宥篇云：上有桀跖，下有曾史。又云：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。僉以曾史桀跖並詞，本篇之文，當亦然也。

義案：御覽七六一引，跖上有桀字。馬敍倫亦節引劉說，似表同意。

(五) 以秋水胠篋證「洛維絡落同義」

天道篇：知雖落天地，不自慮也。落與絡同，蓋以包該爲誼，本書洛落二字，並與絡同。秋水篇：落馬首。猶云絡馬頭也，成疏本作絡。胠篋篇：羅落並文，厥誼尤顯。又大宗師篇：洛誦之孫。釋文引李注云：苞洛無所不通。馬蹄篇：刻之維之。釋文引司馬注云：謂羈維其頭也。統觀衆文，知洛維絡落，義無溝別。淮南修務訓：達落天地。亦此指也。

義案：書鈔一引落作洛，御覽四六四引作絡。馬敍倫曰：落借爲籠，來紐雙聲。說文曰：籠，兼有也。讀若籠。此今用籠罩籠絡之本字，籠絡者，雙聲連縣詞也。秋水篇落馬首同。

(六) 以釋文證「妹為末義」

天道篇：鼠壤有餘蔬，而棄妹之者，不仁也。釋文本作棄妹不仁，云一本作妹之者，是之者二字舊係衍文。者又老訛。釋文又曰：釋名云：妹，末也，謂末學之徒，須慈誘之，乃見棄薄，不仁之甚也。據陸說，蓋以餘蔬棄置而弗儲，末學屏遺而弗誨，兩譬相衡，末餘同義。莊書之旨，蓋實如斯。郭注云，無近恩，故曰棄。以妹爲後生之妹，陸所弗從。成疏以妹爲昧，尤弗可通。

義案：各本無之者二字。陸德明曰：棄妹，一本作棄妹之老。馬敘倫曰：成玄英疏曰：妹，猶昧也。闕昧之徒，應須誘進；棄而不教，豈曰仁慈。疑成本無之者二字，無者是也。妹如字讀。馬其昶云：釋名：妹，昧也。易略例見昧，釋文一作昧。棄昧二字同義。荀子注：昧，蔑也。陳鼓應云：按馬說是。棄妹即棄蔑。棄妹之，宣穎云：不知惜物而棄之。宣說承林希逸解，爲是。舊注多非。英譯本皆依字面譯棄妹爲遺棄妹妹，誤矣。

(五) 以天道證「若負上扱揭仁義」

天運篇：老耽語孔子曰：吾子亦放風而行，總德而立矣。又奚傑然，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。天道篇述耽語，作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趨，已至矣。又何偈偈乎揭仁義，若擊鼓而求亡子焉。二文略同。傑然偈乎，音義並符，負讀若培。逍遙遊篇：吾爲其無用而培之。祛篋篇曰：培擊聖人。又曰：培斗折衡。知北游北游篇曰：培擊而知。培猶擊也。音聲之字，古並通。負山則負尾作陪艸，或王賁作菩，以此方之，厥例則一。郭注以擊鼓求逃爲說，疏云打大鼓，蓋均得之。惟若負以上，似挽揭仁義三字。郭云：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。所據弗誤。

義案：洪頤煊曰：桀，古通揭。馬敘倫曰：當依張君房本補一傑字。傑借爲偈，天道篇作偈。詩碩人：庶士有媿。韓詩竭作桀。成二年左傳：齊高圍入晉師，桀石以投人。桀言負舉也，蓋借爲媿，此傑偈可通之證。偈可借爲偈，傑亦可借爲偈也，傑偈古讀並淺喉音。負借爲友，同脣音也，古負音二聲相通。負借爲友，猶借借爲友也。建借爲礬，音同見紐。說文曰：礬，大鼓也。于省吾云：天道：又何偈偈乎仁義，若擊鼓而求亡子焉。偈偈即傑傑。庚桑楚：若規規然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。與此文例並相仿。王叔岷云：案劉師培据天道篇及郭注，以證「傑傑」下挽「揭仁義」三字，其說是也。惟「傑然」亦當作「傑傑然」，與天道篇作「揭揭乎」一律（傑與偈音義並同）。唐宋本、趙諫議本、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，並疊傑字。可爲劉說佐證也。又知北游北游篇，疑誤衍北游二字。

(六) 以外物淮南證「赴當作仆」

刻意篇：枯槁赴淵之所好也。釋文云：赴淵，若申徒狄。其說是也。赴當作仆，踣仆古通。外物篇云：申徒狄因以踣河。釋文引李注訓頓，頓仆誼同，赴仆同聲段借，匪取趨赴爲義也，乃外物篇成疏云：遂赴長河自溺而死，轉以往義釋踣河。今考本書盜跖篇云：申徒狄諫而不聽，抱石自投於河。淮南說山訓云：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，曰投曰沈，僉係仆誼。荀子不苟篇作懷負石而赴河，赴亦仆段。凡百家所云，赴溝壑，赴河，厥旨並同。

義案：馬敘倫引劉說謂赴借爲仆。成疏：赴淵，則申狄、卞隨之類。釋文引司馬云：赴淵，若申徒狄。史記屈原列傳所載屈原行吟澤畔，形容枯槁，亦屬枯槁赴淵者也。

(乙) 以論語漢石經證「置與植同」

繕性篇：故曰：喪已於物，失性於俗者，謂之倒置之民。郭注云：營內虧外，甚倒置也。釋文引崔注云：逆其性命而不順也。又引向注云：以外易內，可謂倒置。說並未晰。竊以置與植同，倒置之民，猶云逆生之民也。論語植其杖而耘，漢石經作置，此段置爲植之徵。外物篇云：春雨日時，草木怒生，銚鐮於是乎始修，草木之倒植者過半，而不知其然。釋文云：本亦作置。又引司馬注曰：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。成疏亦云：植，生也。二文互勘，則置非措置之置，昭然若揭矣。

義案：馬敘倫節錄劉說，似表同意。郭注云：營外虧內。非營內虧外，劉引疑誤矣。

(丙) 以敦煌寫本證「疏下有草字」

山水篇：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。釋文引李注云：相望疏草。今敦煌所出唐人寫本，疏下有草字，與李注合，是郭本亦有此字也。

義案：山水篇，應作山木篇。郭慶藩曰：胥即疏也，左宣十四年傳：車及於蒲胥之市。呂氏春秋行論作蒲疏。史記蘇秦傳：東有淮、潁、黃、淩、無胥。魏策作無疏，是其證。馬敘倫曰：且，當依各本作且，字之誤也。成玄英據誤本釋爲明且，非也。胥疏疊韻連蘇詞，胥借爲踣，聲同魚類。說文曰：踣，疏行也。又尋成玄英疏曰：且，明也。胥，皆也。言雖飢渴，猶斟酌。

明且無人之時，相命於江湖之上，抉疏草木而求食也。是成本疏下亦有草字。劉師培據唐人寫本謂與音義引李注相望疏草者合，且臆定郭本亦有草字，不悟李讀疏爲蔬，故言疏草，不定李亦有草字。有草字者，由讀者不解胥疏之義，謂疏是蔬草，因注草字於旁，傳寫誤爲正文。若是蔬草，山林所有，何待於江湖之上而求焉？

(九) 以史記大戴禮證「殉當作徇」

徐無鬼篇：故目之於明也殆，耳之於聰也殆，心之於殉也殆。殉當作徇，謂徇齊也。史記黃帝紀：幼而徇齊。大戴禮記五帝德作慧齊，是徇慧諠符。知北遊篇云：四肢彊，思慮恂達，耳目聰明。恂徇古通。彼以恂達聰明並文，與此正同。彼文成疏云：恂通也。立話近稿。此文成疏顧復以逐釋殉，殆昧於殉恂通字者歟！今考外物篇，言目徹爲明，耳徹爲聰，又言心徹爲知。持以互勘，則殉知二字，諠亦相因，若云殉逐，詞例歧矣。

義案：馬敘倫曰：殉借爲睿，與循借爲睿同。

(十) 以盜跖大宗師證「修循互訛」

盜跖篇：今子修文武之道。修當作循。大宗師篇：以德爲循。釋文云：本亦作修。此本書修循互訛例。

義案：成疏：孔子憲章文武。以憲章釋修義，與劉說異。

(十一) 以胠篋史記證「義士當作仁義」

盜跖篇：諸侯之門，義士存焉。義士當作仁義。胠篋篇云：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焉。史記游俠傳云：侯之門，仁義存。此作義士，詞迥不符。淮南齊俗訓云：故仕鄙在時，不在行。論衡命祿篇引作仁鄙，淮南書誤仁爲仕，猶此文譌仁爲士也。蓋仁義譌仕義，校者知弗克通，因更易其文，倒字舛詞，冀通其句，幸有胠篋篇以正之。

義案：馬敘倫亦引劉說，復曰存焉，當作焉存。衡之文意，兩說皆然也。

⑤以釋文證「祿祿當作錄錄」

漁父篇：不知貴真，祿祿而更變於俗。釋文引司馬注云：錄，領錄也。是司馬本作錄錄。今考上文云：不拘於俗。此蒙彼言，則祿祿當爲拘誼。荀子修身篇云：程役而不錄。楊注云：檢束也。其榮辱、君道二篇，並以鞫錄、拘錄並文。列子楊朱篇云：拘此廢虐之主，錄而不舍。是錄拘譏同祿祿者，顯示拘象之詞也。成疏以祿祿爲貴貌，據彼說，則是祿祿二字上屬貴真爲句，誤之甚也。

義案：祿祿而受變於俗，受作更者誤。陸德明曰：祿，司馬云錄。郭慶藩曰：祿，司馬本作錄。奚侗曰：祿借爲錄。說文曰：錄，隨從也。史記平原君列傳：公等錄錄。索隱引王邵云：錄借字耳。說文云：錄錄，隨從之貌也。宣穎作碌碌，陳鼓應從之。

⑥以釋文證「循當作順」

天下篇：爲之大過，已之大循。釋文本循作順，云順或作循。郭注云：不復度衆所能也。成疏云：務爲此道，勤苦過甚，適周己身自順，不堪教被於人。據彼說，已上舊有適字，過適形近，因以挽書。

義案：世本崇本循作順。陸德明曰：順，或作循。俞樾曰：已讀爲以，用也。章炳麟曰：順借爲踳。踳爲舛或字，俗亦作僂。爲之大過，謂沐風櫛雨，日夜不休者也。此說已之大踳，謂節葬非樂反天下之心也。馬紱倫曰：案成玄英疏曰：適周己身自順，不堪被教於人。是成本己字作人已之已。循字作順也。林希逸云：抑遏過甚，故曰：已之大循。已者，抑遏之意也。林雲銘云：大循，一作大順，猶太甚也。梁啓超云：已，止也。卽下文「明之不如其已」之已。大順，卽太甚之意，順、甚音近可通也。言應做之事，做得太過分；應節止之事，亦節止得太過分也。郭注云：「不復度衆所能。」成疏：「適用己身自順。」將已字讀成己字，失之。錢賓四曰：順與循通。已誤爲己，己之太循，謂太循於己也。衡諸文例，爲之己之，平列相對成文，義則反之，以梁說爲是也。

(四) 以釋文證「苟當作苛」

天下篇：不苟於人，不忤於衆。苟忤並文，苟當作苛。下云君子不爲苛察，旨與不苟適符。彼句釋文云：一本作苟。以彼文苟，或譌苟，知此文苟，本作苛。苛苟互踳，猶漢律以字從止句爲苛也。管子五輔篇：上彌殘苟。苟亦苛譌。成疏不達斯旨，因以無苟且爲釋，殆與管子尹注同誤者歟！

義案：章炳麟曰：苟者，苛之譌。說文言苛之字止句，是漢時俗書苟苟相亂。下言苛察，一本作苟，亦其例也。蔣錫昌云：苟爲苛譌，當正。馬敘倫曰：苛借爲訶。說文曰：訶，大言而怒也。

(五) 以齊物論釋文證「散乃殺訛」

天下篇：惠施不能以此自寧，散於萬物而不厭。散乃殺訛。猶淮南不與物殺，兩訛物散也。殺於萬物，誼與不殺相反。齊物論篇云：樊然殽亂。釋文云：郭作散。郭本殺恆譌散，斯其明徵。成疏云：散亂精神，高談萬物。以亂神釋散，斯有捨本文而矜贅誼者焉。

義案：馬敘倫節引劉說，復曰殺借爲交。義未全同。

莊子斟補，以上所錄，僅四十有六則，而實不止是數。「默憶舊說，十獲二三。」序中固已言之。「往昔所勘，約近千則。後識又復述及。惜原稿散佚，未能得窺全豹，惜哉！」

幸賴後識所載，尙可得知一二；吉光片羽，彌足珍貴。劉申叔先生云：莊子異文，羣籍引援滋衆，往昔所勘，約近千則，舍顧氏玉篇諸書外，如：

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引在宥空同作崗，引庚桑楚畏壘作畏，均屬本書古字。

廣韻引秋水尾閭作澀澗。

宋玉篇引庚桑楚贏糧作臧。

慧琳大藏經音義引齊物論者鼠作嗜，引人問世以筐盛矢作鹵，引駢拇附贅縣疣作朮，引胠篋蚊虻嚼膚作蠹，引漁父道言作浴言。或爲本字，或出段文。

文選注逍遙遊南冥作溟，引外物大鈎作鈞，引徐無鬼運斤成風作成風聲。或宗別本，或與疏義默符，是均考文者所當擇撫也。

又說文繫傳徵引特夥，如逍遙游學鳩作鷯，徐無鬼茅栗作椽。佚湮之誼，憑是章昭，特文或損增，匪均故本。

杜氏玉燭寶典，成自唐前，所引秋水夔憐蛟節、達生桓公田澤節，間殊今本。如憐均作怜之屬是也。且庚桑楚臚者有臚臚，司馬舊注，杜引特完。其他佚文數條，或出浚儀輯本外，尤足珍矣！